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首）

合订本 第十三卷

希望过了8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2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37—39
辑

总第
37—
39
辑

文史资料选辑

（印）

合订本
第十三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003

◎ 蒋光鼐 蔡廷锴 戴 戟

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经过/012

◎ 张治中

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021

◎ 宋希濂

关于淞沪抗战的片断/032

◎ 李以劼

榆关失陷前后/037

◎ 何柱国

抗了半年战一枪也未放/044

◎ 郑殿起

“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048

◎ 邹立敬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054

◎ 麦朝枢

“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066

◎ 何公敢

闽西计口授田纪略/074

◎ 田竺僧

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077

◎ 宋希濂

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经过/088

◎ 符昭騫 郑庭笈

复兴社的缘起/094

◎ 康 泽

CC的扩张活动/106

◎ 赵 澍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116

◎ 沈 醉

我所知道的抗战前山东乡村建设派的活动/121

◎ 东 畅 整理

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135

◎ 何思源

质疑·补充·订正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157

◎ 曹祥华

关于尧乐博士任哈密专员的补充/160

◎ 郭清德

对《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的几点补充/160

◎ 熊顺义

关于《川西起义经过》的订正/162

◎ 雷云仙

正所谓张澜借洋房给戴笠之误/163

◎ 光 光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的更正/164

◎ 王稼夫

关于张露萍史实的订正/165

◎ 李任夫

关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后》的订正/166

◎ 张醪村

补充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几件事/166

◎ 曹福谦

关于邹静陶在东北所任名义的更正/167

◎ 邹静陶

对《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部分史实的补正/167

◎ 王天锡

对《张绍曾事迹回忆》的补正/169

◎ 白廷赓

对《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的补正/170

◎ 金汉鼎

附注

对《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55辑

对《“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43辑

对《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48辑

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175

◎ 张邦永

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189

◎ 朱继圣 凌其峻

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始末/208

◎ 黄明安

天津的洋行与买办/219

◎ 毕鸣岐

我在汉口礼和洋行十五年的见闻/238

◎ 张高级

从日商若林药房到自办民生药房/247

◎ 王仲南

旧上海的大赌窟之一——回力球场/255

◎ 毛啸岑

漫谈黄楚九及其“事业”/270

◎ 平襟亚

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况/278

◎ 王凌云

河南内乡土皇帝别廷芳/290

◎ 别光典

我所接触的豫北红枪会/300

◎ 王振民

樊钟秀事略/304

◎ 张 钊

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312

◎ 樊崧甫

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326

◎ 司徒丙鹤

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梁山” /346

◎ 刘映元

我第三次做皇帝/357

◎ 爱新觉罗·溥仪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375

◎ 王稔五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381

◎ 金名世

我所知道的日满议定书附件的内容/390

◎ 阮振铎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395

◎ 王子衡

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399

◎ 王子衡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413

◎ 谷次亨

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420

◎ 正珠尔札布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425

◎ 李泰葵

内蒙德王和蒋介石的关系/437

◎ 陈绍武

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453

◎ 张炳如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475

◎ 杨凡 译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481

◎ 何国涛

附注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51辑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4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七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 蒋光鼐 蔡廷锴 戴 戟

一 淞沪抗战的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闹事挑衅活动。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就在此时，日本领事村井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等的无理要求。当国民党政府还没有作出答复以前，日方又在1月26日发出了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村井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屈膝投降政策，无耻地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在限期前封闭了抗日救国会，以打击爱国力量的手法来谋求对日寇的妥协。不意在村井表示满意之后，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在当晚发出了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我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中国政府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午夜11时余，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我军进行突袭，我军奋起自卫，向日军还击。淞沪抗战在日军不宣而战下爆发了。

二 十九路军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抗战呼声，响



遍全国。十九路军驻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当时我军有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的营房，彼此可以望见，我军官兵故意每天在日军面前举行野外演习，让日军知道，屈服退让的是国民党政府，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军广大官兵虽然早有抗战的决心，但我们在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特别是跟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军比较，更相差很远。敌人在发动“九一八”、“一·二八”战争以前，是经过长时期的动员工作的。而我们呢，政府既坚持不抵抗主义，当然谈不到准备；十九路军本身从“九一八”起，连官兵军饷都领不到，要做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当时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寇的真正企图，看得也很不准确。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我军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我们直到战争前两星期，才从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中判断日寇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我们的军事布置工作，是在1月15日以后开始的，距战争爆发还不到两星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日寇的关键所在。1月23日，我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襄、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张君嵩、顾高地、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恒、云应霖、黄曦、王贻鏊等。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都在会上讲了话。蔡廷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戴戟在会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在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根据会议决定，在下午7时向我军各部发出如下密令：

一、据报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

丹阳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1月24日，蔡廷锴与区寿年、谭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的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准备。全军动员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三 淞沪抗战的经过和我军的撤退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袭击。我驻军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军就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茹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战火逐渐扩大，但在我军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先后截获其铁甲车三辆，毙伤敌军甚众。

敌方因进攻没有得手，第二天晚上20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我军也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指挥部同时即将原驻镇江以东的六十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29日上午1时，我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略谓：“暴日占我东三



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日夜11时30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1月30日，日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并随带陆战队5000人到沪。敌军增援后，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抵赖，在31日23时，再度向我闸北防地猛攻，仍被我军奋勇击退。

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敌军丝毫没有进展。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猛烈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向我青云路进攻的敌军被我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敌一联队（即一团）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九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敌军这次的总攻。敌司令盐泽幸一也因此被免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军续有增援，海陆空军已增加到近万余人以上。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野村的口气，虽然也很骄傲，但与盐泽在战前所说“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狂妄态度比较，却较为圆滑一些，也反映出日军指挥官在遭到坚决抵抗以后，不再敢那么趾高气扬了。

2月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烧夷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我守军猛烈反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战况的剧烈，为战事开始以来所仅见。至晚7时，我军将进犯蕴藻浜之敌，全部击退。

吴淞方面，当闸北战事重起时，日寇曾分一部分海空军向吴淞炮台和吴淞镇进犯，另有一股进袭吴淞附近的张华浜。2月4日，敌集结大小战舰20余艘，飞机数十架，对准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至2月7日，炮台全部被毁，但我步兵仍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使敌无法登陆。在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梁旁的敌军，也被我七十八师守军击溃。2月13日，我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的六十一师出击部队，也奋勇击退了强敌“久留米”师团的主力。敌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我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已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谦吉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谈话。他说，他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向蔡廷锴提出了如下的“哀的美敦书”一件：